

民主与为民做主

今年美国大选跌宕起伏。选举前的民调两党候选人似乎旗鼓相当，民主党大会后，哈里斯一度还领先一点。但大选结果一边倒，共和党一举将决定胜负的七个摇摆州全部翻红，并拿下参众两院；特朗普以多数民众票当选，这是共和党20余年都没有做到的。在出口民调中，70%选民对现状和国家的走向不满。选前民调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民主前景担忧。但这个制度运作正常，应该能够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。

美国大选揭示出来的许多问题，对中国民主的前景也有启示意义。“民主”在中国的定義是“人民当家作主”，但这个概念很模糊，除了“人民”如何定义外，用什么方式“当家作主”，以及人民是否想当国家的主，都是问题。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，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如果是手段的话，目的又是什么呢？目的明确后，选举代议民主是否是最有效的手段呢？

理想与利益民主

将民主视为可以终结历史的最高政治理想，是美式民主的一个主要特点。美国花费巨大代价，满世界推广民主，就是基于这个理想。民主主义，独裁邪恶，拜登数次召开民主峰会说明，这个价值判断在世界上已被相当广泛地接受。民主党的传统议题都同这个理想民主观紧密相关，如民有民治民享政府，自由、平等、法治、人权、种族、性少数、堕胎权等等，影响广泛。世界上许多被压迫的人民都从中汲取力量和道德勇气，民众拥护自由主义，是上世纪90年代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也是后来颜色革命的根据。

这次大选特朗普大胜，却意味着另一种民主观的崛起——利益民主。大批传统上投民主党票的族群转而将票投给共和党，包括蓝领白人、青年、少数族裔（包括华裔，被特朗普骂过的拉丁裔、黑人和移民等）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变了，而是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：吃得饱、有工作干、社会秩序和安全等，比崇高理想和价值更重要。铁锈带的蓝领工人曾经是民主党票仓，但长期以来，两党都忽视他们的困境，当选副总统万斯的书《乡下人的悲歌》生动描写他们的生存状态。特朗普“美国第一”，打贸易战、促进制造业回流等政策，使他们感到终于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了。特朗普胜出，说明当理想与利益相左时，利益才是民主的本质。

但理想民主占有话语优势。选前民调势均力敌，选举结果却一边倒。显然，许多选民在民调时没讲实话，利益民主不如理想民主那么振振有词。这是政治正确对人的扭曲。

对于政治精英或职业政客来说，民主是竞技场，“赢”才是硬道理，而选票是桌上的筹码。为了“赢”不择手段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包括造谣、造反甚至暗杀。2016年共和党初选阶段，卢比奥说特朗普的手太小，意思是他的生殖器官小。特朗普到处给人取外号。民主政治的乱象和丑恶，是玩政治游戏的结果。这并不是说政客都是恶棍——他们都是各自选区投票选出来的，从人格到能力都受过检验。但民主是一套游戏规则，到了华盛顿就不能不按照这套游戏规则行事。这是个金钱游戏之说，充满诱惑、胁迫和交易，是烂泥沼泽，再优秀的人来了也很快就变得虚伪。中共常常诟病的民主制度缺陷，主要来自这个层面。

它的哲学基础是斗争方能充分表达利益，通过交换和妥协，产生的政策就会向中间聚集，照顾到大多数利益。这就是有名的中位选民定理（median voter theorem）。但人们往往忽视了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基本共识为基础，否则就无法妥协。政治游戏恰恰在破坏这个基础。党争有点像街头黑帮争地盘，势不两立。你反对的我就拥护，你拥护的我就反对，相互扯皮为的是让对方日子难过。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称之为“否决”（vetoocracy）——相互否定，为斗争而斗争。把共识边缘化，把分歧无限扩大，为政治斗争喂料。为了赢，政治理想和选民利益都可以成为工具和牺牲品。

金钱的影响力使一人一票、人人平等成为空谈。不断膨胀的竞选花销使富人的影响力大增。竞选时政客需要民众的票，选定了候补金主更重要，因为他们才是能否连任的关键。各种利益集团把政策碎片化，使之丧失把握、连贯和前瞻性。讨价还价中冗长的决策过程往往跟不上形势需要；因党争而拖延下来的问题越滚越大，直到无法解决，导致撕裂社会，催生极端主义和民粹运动。没有共识，无论谁当选都会造成另一半人

美国铁锈带的蓝领工人，他们的贫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已有数十年。他们的诉求被东西两岸精英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赞歌淹没，直到特朗普才有了回应。这期间有多少苦难流逝？有多少家破人亡？这么大的问题，涉及这么多人，“独裁的”中国政府的反应绝不会这么迟缓，并且会更有效。

口的不满，他们不承认选举结果，闹分裂，甚至要打内战。此外，社交媒体时代是否还存在民主政治的条件，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那么，是不是独裁更有效率？

为民做主

“独裁”在理想民主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。拜登几次称习近平为“独裁者”，当然不是称赞。不少外国调研者发现，“民主”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概念不一样：他们往往把政府体察民情，照顾老百姓的利益，回应他们诉求当成“民主”。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悠久的“为民作主”的政治理念，或称之为“民本主义”。上文讲到美国从理想民主向利益民主回归，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利益为先的实用主义。

过去40年，美国的民主和中国的独裁，哪个成就更大？哪个使老百姓受益更多？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悬念：美国浪费冷战后大好历史时机，满世界推行民主自由人权，卷入无数战争和冲突，积累巨额债务，而国内百废待兴，政治极端化，民粹主义泛滥。中国利用这段时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基础设施一流，人民的收入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社会保险、科学技术、投资贸易等等，都有长足进步；治安良好、社会稳定、环境改善、消灭绝对贫困、政府支持度高；一些方面如高铁、移动支付、新能源、电动车、科技论文、专利申请等等已经超过美国，而且中国没有发动或卷入任何战争。

从中国百姓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政府很民主（亲民）。但在西方，一个“独裁”标签就使中国的巨大成就变成巨大威胁——独裁是恶，恶势力强大了当然不是好事，须要打压遏制。所以，“独裁”一词误导，是骂人、泄愤，而不是描述一个现实。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同这个取得如此辉煌成就，给他们各方面都带来进步的政权，是“独裁”、邪恶。是否民选，不是政权好坏的标准。历史上和现代，民选出来的坏政府比比皆是，因为“民”不见得就好，被民骂也不见得是坏。

中国数千年历史都是专制独裁，从未有过民主。这并不是说民主完全行不通，但在文化上“为民做主”更合国情。民本，现在叫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，中共发挥得比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出色和彻底。但问题是，民主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来操作化（operationalize），而到目前为止，民本主要依靠统治者的良心，缺乏制度保障。喊了几千年口号，有多少政权真正以民为本呢？所以，许多人说民主是躲不开的，早晚要实行。

但很显然，上面描述的民主政治对中国人难有吸引力，尤其是“党争民主”，在中国历史上叫做“朋党之争”，从来都是贬义。中国要让民本主义扎下制度的根，要么改造西式民主以顺应国情，取其长而去其短。但两者都需要首先了解“民”之缺陷。

“民”和“民主”批判

“民主”最早不是一个好词。苏格拉底多方质疑民主：一、政治决策往往受到大众情绪和情感影响，“民粹主义”可能导致错误判断，甚至危及国家利益。二、在一些专业领域，应该听取专家意见，不能靠多数人票决。三、民主可能会选出那些口才好、善于迎合大众的人，而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。四、公众舆论可能妨碍对真理的探索，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。柏拉图接续他老师的观点，认为哲学家才是最合适治理国家的人。尼采认为，民主会导致“平庸之恶”和多数人的暴力；托克维尔还加上个人主义泛滥的弊端。

民主也会失灵。比如美国铁锈带的蓝领工人，他们的贫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已有数十年。他们的诉求被东西两岸精英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赞歌淹没，直到特朗普才有了回应。这期间有多少苦难流逝？有多少家破人亡？这么大的问题，涉及这么多人，“独裁的”中国政府的反应绝不会这么迟缓，并且会更有效。

如果“民”有缺点，民主也就用不着那么神圣了。西式民主的一人一票，清晰地定义了“民”。中式“为民做主”有故意模糊之嫌，如何使它清晰起来呢？中国老百姓为自己利益的抗争毫不含糊，再加以人权和法治就比较完整了。但他们仍缺乏表达利益和驱逐恶官的有效机制。不能只靠为官的良心，官场腐败太多——能指望贪官发良心吗？“全过程民主”的提出是一大突破，但必须有后续动作，不能只流于口号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